

贾平凹

著

古炉

古炉

一个人，一个村庄，一个国家，一个民族，一段不可回避的历史。贾平凹首次直逼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最大历史运动。

古炉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古爐

手白題

贾平凹

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古炉/贾平凹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0

ISBN 978-7-02-008349-7

I. ①古… II. ①贾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04238 号

责任编辑:孔令燕

装帧设计:刘 静

责任校对:刘光然 常虹

责任印制:张文芳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670 千字 开本 710×1000 毫米 1/16 印张 38.25 插页 3

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200000

ISBN 978-7-02-008349-7

定价 53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目 录

冬部·····	1
春部·····	109
夏部·····	199
秋部·····	309
冬部·····	445
春部·····	591
后记·····	602

冬 部

狗尿苔怎么也不明白,他只是爬上柜盖要去墙上闻气味,木橛子上的油瓶竟然就掉了。

这可是青花瓷,一件老货呀!婆说她嫁到古炉村的时候,家里装豆油的就一直是这瓶子,这瓶子的成色是山上的窑场一百年来都再烧不出来了。狗尿苔是放稳了方几的,在方几上又放着个小板凳,才刚刚爬上柜盖,墙上的木橛咔嚓就断了,眼看着瓶子掉下去,成了一堆瓷片。

婆在门槛上梳头,她的头发还厚实,但全白了,梳一会就要从梳子上取下一些脱发,绕一绕,塞到门框边的墙缝里。墙缝里已经塞有一小团一小团的头发窝子,等着自行车上架着货筐的来声在村口的石狮子前一吆喝,他便能拿着去换炆锅糖了。咣啷一响,婆问:咋啦?狗尿苔说:油瓶掉啦。婆头上还别着梳子跑进来,顺手拿门后的笤帚打他。打了一笤帚,看见地上的一摊油,忙用勺子往碟子里拾,拾不净,拿手指头蘸,蘸上一点了便刮在碟沿上,直到刮得不能再刮了,油指头又在狗尿苔的嘴上一抹。狗尿苔伸舌头舔了。婆说:碎爷呀,就这点油了,你给我打碎了?狗尿苔说:我去闻气味,它就掉下来了。婆说:闻啥气味,哪儿有啥气闻?!狗尿苔说:有气味,我闻到着一种气味。

已经是好些日子了,狗尿苔总是闻到一种气味。这是从来没有闻到过的气味,怪怪的,突然地飘来,有些像樟脑的,桃子腐败了的,鞋的,醋的,还有些像六六六药粉的,呃,就那么混合着,说不清的味。这些气味是从哪儿来的,他到处寻找,但一直寻不着。

婆说:你是不是鼻子烂啦?狗尿苔的鼻尖被掀起来,鼻腔里都好,婆擦了一把鼻涕,揩在鞋底上。狗尿苔说:我就是闻着有气味,我以为它是从墙上来的。婆看了看中堂墙,墙用白土刷得白白的,柜子上方贴着毛主席的像,而旁边就是挂油瓶的木橛,木橛齐根断了。婆愣了一下,却说:闻气味就撞瓶子?狗尿苔说:我没

撞,它自己掉的。婆说:你还犟,犟,你给我犟?! 笞帚又打起来。婆打一下,狗尿苔跳一下,婆孙俩在脚地转圈圈。笞帚打在狗尿苔的屁股上,狗尿苔用手去护,笞帚就打在手上。猫钻在桌腿下,说:啊疼,啊疼? 狗尿苔把猫踢了一脚,没喊疼。婆说:打你你还不跑?! 狗尿苔这才往门外跑。婆还撵着打,其实她已经把笞帚朝狗尿苔的腿后的地上打;狗尿苔都跑到巷口了,婆仍在拿笞帚打着院门框子响。

那一日没再下雪,也没风,几天前的落雪全扫到了巷道两边的排水沟里,雪和泥搅在一起,踏上去嘎啦嘎啦响,并不湿鞋。但院墙的瓦槽沿上挂满了冰锥,时不时有掉下来的,端直戳在泥雪堆上。狗尿苔的腿短,需要用力地甩着胳膊才能跑得快,巷口的杜仲树就剧烈地摇晃了。这是狗尿苔家的杜仲树,他以为是他的身子摇晃才觉得树在摇晃,但刹住了脚步,杜仲树还在摇晃,把天磨得咯吱咯吱地响。

树下圪蹴着一堆人,有田芽,有长宽,有秃子金,还有灶火和跟后。热得能褪一层皮的夏天过去了,冬天却是这般的冷,石头都冻成了糟糕,他们是担尿水给生产队搅和了一堆粪后就全歇下了,歇下来用嘴哈着手。太阳虽然还在天上,却是一点屁红的颜色,嘴里哈出的热还是一团一团白气,每个嘴都哈了,白气就腾腾腾起来,人像揭开了锅盖的一甑耙包谷面馍馍,或者,是牛尾巴一乍,扑沓下来的几疙瘩牛屎。

护院的老婆和行运在山门前吵架,可能是行运在几个月前借过了护院他老婆的一元八角钱,行运说他不久就还给了,护院他老婆说根本没有还,两个人就吵呀吵,已经半天了,吵得没结果。树下的人没有去劝架,其实是不知道该怎么去劝。总算巷道里谁家的孩子屙下了,大人在喊狗:哟,哟哟,哟——! 本来要喊的是老顺家的狗,那是最大最威风的狗,而别的小的丑的狗都耸着耳朵跑动,说着:来了! 来了! 狗的话很碎很急,就成了一片嗡嗡轰响,行运和护院他老婆的吵嚷也住了声。老顺家的狗踏着步子出来了,它的骨架大,毛皮更大,像披着一张被子,在三岔巷头扬起头,只喊一声:汪——! 拖音特别长,所有的狗就闭嘴,夹起尾巴避让了。

村子里突然间没有了响动,树下的人一时倒觉得无聊,吃烟的吃烟,打盹的打盹,要么解开了怀在棉袄里子里捏虱子。秃子金靠在杜仲树上蹭脊背,先是看着前边巷中一家灶房屋顶的炊烟,烟是蓝色的端端往上长,后来就歪了,软得像水中的草。他也有点昏昏欲睡了,当叽里哇啦地跑过来了狗尿苔,立马快活起来,叫:狗尿苔,呀呀,狗尿苔!

狗尿苔毕竟是有大名的,叫平安,但村里人从来不叫他平安,叫狗尿苔。狗尿苔原本是一种蘑菇,有着毒,吃不成,也只有指头蛋那么大,而且还是狗尿过的地方才生长。狗尿苔知道自己个头小,村里人在作践他,起先谁要这么叫他他就恨谁,可后来村里人都这么叫,他也就认了。

秃子金说：狗尿苔，你婆又给你熟皮了？

狗尿苔睁着半个眼睛看秃子金，他不喜欢秃子金，说：秃子！

秃子金是个真秃子，头上没有一根毛，秃子金说：你说啥？！

狗尿苔说：秃子——金叔！

秃子金不仅是秃头，娶过半香后常喊着腰疼，不知从哪儿听说杜仲能治腰疼，就曾偷割过杜仲树皮做膏药。狗尿苔是骂过他，他不敢再割树皮了，却一有空就来蹭脊背。秃子金见狗尿苔不得不把他叫叔，便得意了，越发使劲地蹭杜仲树。狗尿苔似乎觉得半空中不是什么都没有，是坚硬的墙，把杜仲树磨得疼。他走过去把秃子金往旁边推。

狗尿苔说：你不要蹭树。

秃子金说：蹭树又不是蹭你！

狗尿苔说：这是我家的树。

秃子金说：我就蹭啦！

狗尿苔推不动秃子金，拿了头去撞，他的头只撞在秃子金的裤带上。秃子金并没有恼，竟然摸了狗尿苔的头，说：啊狗尿苔呀狗尿苔，咋说你呢？你要是个贫下中农，长得黑就黑吧，可你不是贫下中农，眼珠子却这么突！如果眼睛突也就算了，还肚子大腿儿细！肚子大腿儿细也行呀，偏还是个乍耳朵！乍耳朵就够了，只要个子高也说得过去，但你毬高的，咋就不长了呢？！

这让狗尿苔更生气了，用力地把秃子金的手拨打到杜仲树身上，说：我不愿长，咋？！

秃子金说：这碎髁^①，你凶得很！

狗尿苔咬自己牙，他一咬牙两只耳朵就动。

秃子金说：咦，咦，是不是想戴帽子呀你凶？

秃子金所说的帽子并不是他头上戴着的那顶蓝帆布帽子，也不是牛铃头上戴着的火车头翻毛帽子，他是在说政治帽子。狗尿苔最忌讳谁说帽子，因为古炉村原本是没有四类分子的，可一社教，公社的张书记来检查工作，给村支书朱大柜说：古炉村这么多人，怎么能没有阶级敌人呢？于是，守灯家就成了漏划地主，守灯他爹一气得鼓症死了，地主成分的帽子便留给了守灯。而糟糕的还在继续着，又查出狗尿苔的爷爷被国民党军队抓丁后，四九年去了台湾，婆就成了伪军属。从此村里一旦要抓阶级斗争，自然而然，守灯和婆就是对象。婆在家里骂爷爷：天杀的老鬼呀，早早挨枪子死了倒好！狗尿苔问婆：我也是伪军属吗？婆说：

① 髁：音 sǒng，陕西方言，骂人的话，精液的意思。

你没帽子。狗尿苔说:会不会也给我戴呢?婆说:有婆戴哩,我娃不怕。狗尿苔说:那婆死了呢?婆一把将狗尿苔抱在怀里,说:婆不死,婆就不死!

狗尿苔相信婆永远都会活着,婆也就一直给狗尿苔剃了光头,再冷的天也剃光头,使他见不得了谁戴的任何样的帽子也听不得了谁说任何样的帽子。

狗尿苔说:你才戴哩!

秃子金是戴着帽子,他刚刚把帽子卸下来挠头,头上的疮掉了痂,红哈哈的像烤过的柿子。田芽和灶火就嗤嗤地笑,他们全晓得以前的秃子金从不戴帽子,嫌痒,娶了半香后却冬夏要捂个蓝帆布帽子,连晚上睡觉也不卸,因为不戴帽子半香就不让他到枕头上来。

秃子金便恼羞成怒了,说:你个残渣余孽,我抽了你的舌头!

秃子金的巴掌要扇过来,长宽把狗尿苔拉过来按在自己身边。长宽吃了一锅烟,弹出来的烟灰在鞋壳里保留着火蛋,又装上一锅烟,拿起鞋对火时,火蛋却灭了,他说:狗尿苔,寻火去!

村里人一向都是要支派狗尿苔跑小脚路的,狗尿苔也一向习惯了受人支派。他乐意这样,这样了大家才会说他比牛铃勤快。狗尿苔知道长宽让他去寻火是有意要把他支开,免得挨了秃子金的打。但今天是秃子金成心欺负他,他就看着山门下的行运,行运嘴里噙着烟锅。

行运和护院他老婆在山门下又吵,灶火说,吵髹呀,寻支书去断么!但护院他老婆却在说:你敢赌咒不?行运说:我咋不敢?!护院他老婆就扑沓跪在了山门下,说:太阳光光的,我要是收了那一元八角钱,让五雷击我,击我个火柴头子,不得好死!说完了拿眼睛看行运。行运也在山门下跪了,说:上有天下有地,当中有良心,我要是没还钱,我上山割草滚坡死,死个肉蛋子!说完,两人平静起身,各自分开走掉。

行运噙着烟锅过来了,白玉石的烟锅嘴儿往下滴水,狗尿苔就站起来迎上去,说:行运叔,你咋和她赌咒哩?

行运看了狗尿苔一眼,没理睬。

狗尿苔说:她说让雷击她,雷真的能击她?

行运说:这有你说的啥?

狗尿苔落个烧脸红,他不再向行运讨火了,又不愿意让田芽、灶火他们瞧着他受了呛,他说:让水皮去!

水皮正经过巷子,拿着一本书,一边走一边看,脚就要踏上一疙瘩狗屎了,田芽叫了一声:看脚底下!水皮猛地受惊,脚没收住,果真踏上了狗屎。杜仲树下一片哄笑,水皮受窘要跑开了,却发现了狗尿苔也在其中,就站住,开始叫:来,狗

尿苔,来!

狗尿苔说:你寻火去,长宽叔让你去寻火!

水皮似乎全不听见,只是说:我教你字,你会写你名字了吗?

水皮上过小学,越是人多的地方越是爱显派着要教狗尿苔写字。

狗尿苔说:我会。

水皮说:你会? 还会啥,会反义词?

狗尿苔不知道啥是反义词。

水皮说:我说一个词,你能对出相反的意思吗?

狗尿苔说:能。

水皮说:吃饭——

狗尿苔说:不吃饭。

水皮说:革命——

狗尿苔说:不革命。

水皮说:去去去!

水皮一脸的鄙夷,不教狗尿苔了,又从巷子里走过。水皮为什么不教狗尿苔了? 狗尿苔不明白,杜仲树下的人也都不明白。这时候,一只鸟从头顶上飞过,它屙下一粒粪,偏不偏落在狗尿苔的头上。最早发现这只鸟飞来的是跟后家的狗,这条没尾巴的狗,晚上常装成狼的样子蹲在村外田埂上吓人。它从窑场一路跑下来,经过山门时跳起来大声喊。灶火往天上一看,说:吓,叼了条鱼! 狗尿苔也往天上看,立即认为这是住在窑神庙院里的那棵柏树上的鸟,白尾巴红嘴,嘴里叼着一条红鱼。白尾巴红嘴鸟不呆在柏树上,肯定是善人又出去给谁说病了,大家就都捡了石子往空中掷,秃子金还脱了鞋扔上去,全没有打中。秃子金说:今冬州河里的红鱼少得多了。他的话没人接,落在地上就没了。

水皮的经过和天上的鸟岔开了一场口舌,秃子金也坐下来挠他的秃头,但是,一切归于没事了,大家又彻底地无聊,拿眼睛朝州河那边看。州河上起着雾,镇河塔和塔下的小木屋已经在雾里虚得不完整,河面也不完整,隔一段了是水,水好像不流动,铺着玻璃片子,隔一段什么都没有了,空濛濛一片白。河边的公路上开过着一辆车,一群狗撵着车咬。狗尿苔又闻到了那种气味。

2

在院子里,在巷道,以及窑场,泉边,树丛,甚或在人和狗的身上,狗尿苔会突

然地闻到那种气味，一说出来，所有人总是不能相信。这碎骸，你还有什么谎要说呢？他们拿指头在他的额颅上弹泡儿，唧唧唧，像要敲烂着一个葫芦瓢。就连得称，多蔫的一个人，在队部的桌子上记工分的时候，听见狗尿苔在问欢喜：欢喜爷，你闻到啥了吗？欢喜在给牛拌料，一脸的疑惑，得称就把狗尿苔叫来，说：你又闻到什么气味啦？狗尿苔说：闻到啦。得称把手放在自己的屁股下，努一个屁，又极快地把手捂在狗尿苔的鼻子上，说：你闻闻这是啥气味？！

狗尿苔觉得很委屈，因为他真的能闻到那种气味。而且令他也吃惊的是，他经过麻子黑的门口时闻到了那种气味，不久麻子黑的娘就死了，在河堤的芦苇园里闻到了那种气味，五天后天河里发了大水。还有，在土根家后院闻到了一次，土根家的一只鸡让黄鼠狼子叼了，在面鱼儿的身上闻到了一次，面鱼儿的两个儿子开石和锁子红脖子涨脸打了一架。牛铃把这些事给人散布，牛铃相信着狗尿苔的奇怪，却缠着狗尿苔说：你闻闻，你闻闻哪儿有藏粮的老鼠洞？牛铃去年曾在村南口的土塄上发现过一个老鼠洞，扒开来里边竟藏着半升包谷，后来到处去土塄上挖，却再没挖到过。狗尿苔说：这我闻不来，我能闻出来我也不告诉你。牛铃说：哼，那我也不给你吃柿饼。牛铃的口袋里装着两块柿饼，原本有一块要给狗尿苔的，现在不给了。狗尿苔就去夺，两人在巷道里疯了一般，竟然一个满怀，把从巷口出来的支书撞坐在地上，袖筒里的旱烟袋都摔了出来。牛铃赶紧叫爷，狗尿苔也说：爷，支书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

支书却笑了，说：知道你也不敢故意的，把你的鼻子撞疼了？

狗尿苔的鼻子撞在了支书裤带上的那串钥匙上，红得像抹了辣子水。

牛铃说：哎呀，这下狗尿苔闻不出气味了！

支书说：啥气味不气味的，不准胡说。

牛铃说：狗尿苔真的能闻到一种气味哩，他一闻到了，村里就出些怪事。

支书一下子严肃起来，他说：狗尿苔，你出身不好，你别散布谣言啊，乖乖的，别给我惹事！

狗尿苔再不敢对人说他闻到了那种气味，但他还是时不时闻到了，就去给树说，他觉得树牢靠，树长在什么地方了就永远长在那儿，不像云，总跟着风跑。他说：这是咋回事？树哗哗地摇叶子，像鬼拍手。他也问到猪，他喜欢猪胜过了喜欢鸡和狗，猪大多的时候是沉默的，慢悠悠地走。但猪听了他的问话，猪仍是一声不吭，额头上挽起的皱纹像一堆绳索。狗尿苔只能悄悄地给婆说，婆就害怕了，她再一次检查着狗尿苔的鼻子，鼻子好好的呀，牛铃一天到黑鼻孔里都流着鼻涕，而狗尿苔的鼻孔里干干净净，这到底是怎样个鼻子啊！她说：是天冷的缘故吧，冬季一过或许就好了。婆是这么说着，但婆也就从那时起，剪了纸花儿

不再往窗子上贴,也不再往摆在柜盖上的米面罐儿上贴,而剪了更多的纸花儿要压在狗尿苔的枕头下,装在狗尿苔怀里的兜兜里。她觉得那些花木开得艳了,那是花木显魂,人聪明精干了那是人精,就是那些天上飞的鸟,地上跑的猪狗牛猫,它们也都是有神附体的,她便剪下这些东西的形来,嘴里念念叨叨,要它们来保护自己的孙子。

狗尿苔依然还是不经意间就闻到了那种气味,他不能说,全憋在肚里,人就瓷了许多。村里人看见他动不动就站在那里发呆了,或是在长长的巷道里,某一个墙头后,他胆胆怯怯地窥视着什么,见有人来,又缩头走开了。狗尿苔走开还是不走开,其实没有人在乎,这就像巷道里走着一只猫,或者是风刮着来了树叶和柴草。只是碰上霸槽了,霸槽就揪他的招风耳,说:咋不欢实了?

狗尿苔让霸槽揪他的耳朵,揪着不疼,他说:我出身不好。

霸槽说:出身不好你还不欢实? 欢实了给大家跑个小脚路……

狗尿苔说:我一直跑小脚路的。

霸槽说:要跑。最近又闻到那种气味吗?

狗尿苔说:这十几天没有。

霸槽说:没有,古炉村快把人憋死啦,怎么就没了气味?

狗尿苔说:真的没有。

霸槽似乎很失望,伸手把墙角的一个蜘蛛网扯破了,那个网上坐着一只蜘蛛,蜘蛛背上的图案像个鬼脸,刚才狗尿苔还在琢磨,从来都没见过这种蜘蛛呀,霸槽就把蜘蛛的一条长腿拔下来,又把另一条长腿也拔下来,蜘蛛在发出啾啾的响声。狗尿苔便不忍心看了,他身子往上跳了一下。

霸槽是古炉村最俊朗的男人,高个子,宽肩膀,干净的脸上眼明齿白,但狗尿苔不愿意霸槽这么拔蜘蛛的腿。他跳了一下,想去把霸槽额颅上的一撮头发拨开去,这样可以阻止拔蜘蛛腿,可霸槽的个子高,他跳了一下也没有拨到那撮头发。

霸槽说:你干啥哩?

狗尿苔说:你头发把眼睛挡住了。

霸槽把蜘蛛放开了,理好了头发,却久久地看着狗尿苔,说:你告诉我,怎么你就能闻到那种气味,闻到那种气味了你有啥感觉?

狗尿苔说:我感觉我大就来了。

霸槽说:你大? 你知道你大?!

狗尿苔说:不知道。

霸槽说:我也不知道。听说蚕婆去镇上赶集,赶集回来就抱回了你,是别人

在镇上把你送给了蚕婆的还是蚕婆在回来的路上捡到的,我不知道。

就是霸槽说了这一段话,狗尿苔更加喜欢了霸槽,霸槽还关心他,因为村子里的人从来没给他说过这种话,连婆也说他是从河里用笊篱捞的,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,只有霸槽说出他是婆抱来的。

狗尿苔常常要想到爷爷,在批斗婆的会上,他们说爷爷在台湾,是国民党军官,但台湾在哪儿,国民党军官又是什么,他无法想象出爷爷长着的模样。他也想到父母,父母应该是谁呢,州河上下,他去过洛镇,也去过下河湾村和东川村,洛镇上的人和下河湾村东川村的人差不多的,那自己的父母会是哪种人呢?狗尿苔偶然有过一个想法,自己的父亲千万不要像守灯那样,守灯出身不好,长得那么又高又瘦,他不喜欢,他希望如果像霸槽那样就好了,至于母亲呢,像着谁好呢,不要像面鱼儿老婆那样啰嗦,也不要像秃子金媳妇那样说话占地方,天布的媳妇性子好,但是烂眼子,应该是像戴花,他觉得戴花长得细皮嫩肉,又总是笑呵呵的。

狗尿苔从此爱去找霸槽,但霸槽的脾气他摸不透,有时见了,揪着他的耳朵夸他的耳朵软得像棉花,又说又笑,有时却燥了,不让他厮跟。他看见霸槽在收拾着钉鞋的箱子,他说:你真的要去钉鞋吗?霸槽说:不钉鞋谁给我零花钱呀?他说:是去住那小木屋?霸槽说:那盖小木屋干啥?他说:那我跟你去。霸槽说:你是我尾巴呀?他说:我给你跑小脚路。霸槽扛了钉鞋箱子到公路边的小木屋去,他就不远不近地厮跟,直到霸槽拾起一个土疙瘩砸在他脚前,土疙瘩开了一朵花,他仍不走。霸槽说:热萝卜粘在狗牙上甩不掉了?!他说:我就要粘你。霸槽这才笑了,说:好好好,那你寻火去!

古炉村的男人都吃烟,霸槽也吃烟,别人吃烟都用旱烟锅,霸槽是用纸搓烟卷儿。霸槽让他去寻火,他却不乐意去。他不乐意去是因为他要跟霸槽去小木屋呀,如果回家去取火柴,婆肯定又不让他出去疯跑了,而且,他家的火柴他不愿意拿出来。但是,霸槽问他为啥不乐意去寻火,他没有说真正的原因,他说:跑别的小脚路可以,寻火我不去。霸槽说:我的话你不听?!他赖着说:你在村里谁的话都不听,我学你呀!霸槽说:你得听我的!我告诉你,我和你不一样,我是贫下中农,谁也不能把我怎么样,你出身不好,你就得顺听顺说。让你去寻火,是指教你哩,以后出门除了给人跑个小脚路,你应该随身带上火,谁要吃烟了你就把火递上,他谁再见不得你也没话说你了。

狗尿苔却说:我是专门给人拿火的?!

霸槽看着狗尿苔的神情,一下子燥了,骂道:你毬不懂!

霸槽骂狗尿苔,狗尿苔又不敢了吭声,霸槽给他讲,出门带火有啥丢人的,你

个国民党军官的残渣余孽，是个苍蝇还嫌厕所里不卫生？何况这只是让你出门带火。你知道吗，最早最早的时候，火对人很要紧，原始部落，你不晓得啥是原始部落，就是开始有人的那阵起，原始部落里是派重要的人才去守火的。

狗尿苔说：我能在古炉村里重要？

这让狗尿苔十分得意了，他觉得霸槽就是和别人不一样，这个建议好。第二天起，他出门就开始了带火柴，不管在村巷中，还是在地里干活，哪里人多他便到哪里去，观察着谁可能要吃烟，每每谁刚在烟袋锅上装烟末，他就去把火点上了。以至后来，大家出门都不带火，想吃烟了，喊：狗尿苔，火呢？！狗尿苔随叫随到，甚至别人还没有吃烟的意思，他要说：咋都不吃烟呢？但是，火柴在怀里揣久了，火柴盒子常常就烂了，擦火的磷面也磨掉了磷，怎么擦也擦不着。再后来，他竟然掌握了技巧，压根不用鳞片了，只将火柴棒塞到耳朵里暖一暖，再取出来，在墙上，甚至鞋底，猛地那么一划，火柴就着起来。别人要问这是啥窍道儿，他不肯教，双手抚着火焰，火焰像青蛙的小心脏，扑闪扑闪去送到需要火的人面前。再再往后，他又不把火柴装在身上了，觉得火柴是婆掏钱买的，不能太浪费，他就在家搓火绳，出门把点着的火绳带上。火绳是用包谷缨子搓的，狗尿苔一有空便搓自家的包谷缨子，自家的包谷缨子搓完了，又去别人家讨要，搓出的火绳就一条一条垂吊在檐墙的木橛子上。

狗尿苔的人缘慢慢能好些，霸槽却越来越脾性怪起来。自从在公路边盖了小木屋钉鞋补胎，手里一有几个小钱，就去开合家的代销店里买酒喝，喝得头重脚轻了，把石子往莲菜池子丢，给狗尿苔说他要让石子在水里长出尾巴。石子怎么能在在水里长出尾巴呢？狗尿苔当然不信。石子在水里没有长出尾巴，却把一只青蛙惊得跳了出来。霸槽又说猫头鹰是天上的神，青蛙是地上的神。狗尿苔说：那是为什么呢？霸槽说：你知道女娲吗？狗尿苔说：不知道。霸槽说：你肯定不知道，也不知道啥是神话，神话里说天上有了窟窿了天上漏水……狗尿苔说：啊下雨是天有了窟窿？霸槽说：女娲是用石头补天哩，女娲就是青蛙托生的。狗尿苔说：青蛙能蹦到天上去？霸槽说：我说话时你不要插嘴行不行？！你看见过水里的鱼能在旱地里蹦吗，青蛙是蝌蚪的时候它在水里游，变成青蛙了又能在旱地里蹦。狗尿苔觉得这话有道理。霸槽却说：我可能也是青蛙变的。狗尿苔又不信了，说：你怎么能是青蛙变的，青蛙嘴大肚大，灶火才是青蛙变的。灶火正好走过来，说：说啥哩说啥哩，我见不得谁背后嚼舌根！狗尿苔说：灶火叔，霸槽哥说青蛙是神，他就是青蛙变的。灶火说：他说他是朱大柜你就以为他是朱大柜啦？！霸槽说：朱大柜算个屁！狗尿苔惊得目瞪口呆了，朱大柜是古炉村的支书，霸槽敢说朱大柜算个屁？灶火说：好么霸槽，咱村里马勺是见谁都服，你是见谁

都不服！霸槽说：那又咋啦？灶火说：不咋。牛路爱拾粪，整天谋着全村的粪都让他一个人拾，你现在钉鞋哩，我也盼着古炉人的鞋都让你钉！霸槽说：你以为我往后就是钉鞋的？狗尿苔说：还补轮胎哩。霸槽扯了一下狗尿苔耳朵，说：灶火你过来，过来。他开始解裤带，从裤裆里往外掏东西，说：你瞧瞧我这上边长了个啥？灶火说：不就是个痣么。霸槽说：你毬上有？你见过谁毬上有？灶火说：自命不凡啊！冷笑着走了。

霸槽越是自命不凡，村人越是非议，他也懒得合群，只是到小木屋去的时候，或者从小木屋回来，经过杏开家院门前，就坐在斜对面的那个碌碡上吃烟。杏开家院门外贴着院墙是棵榆树，树上挂着一个钟，杏开她大是队长，一天三晌要打开工钟。他一坐在碌碡上吃烟，院门有时开了，走出来杏开，有时院门开了走出来是杏开她大满盆，满盆说：你坐在这儿干啥哩？霸槽说：我看树上钟哩。满盆说：钟有啥看的？霸槽说：我看钟声咋样升在半空。满盆说：你钉了这么久的鞋咋还不给生产队交提成钱？一说提成，霸槽起身就走了，满盆要骂一句：啥货吗？！

牛铃给狗尿苔说过，说不要老跟着霸槽，霸槽的口碑不好，狗尿苔扳着指头给牛铃说：你数数，村里对我好的还只有霸槽么。狗尿苔没说出的理由还有：霸槽是贫下中农，人又长得体面。王善人曾经说过，你见了有些人，莫名其妙地，觉得亲切，那人前世就是你的亲戚朋友，你见了有些人，却莫名其妙地讨厌，那人前世就是你的仇人。狗尿苔就想着他和霸槽前世一定有着什么缘由。他提了一笼子萝卜到泉里去洗，霸槽拉着自家的那头黑狗也要到泉里去，两人经过泉的畔畔上的秃子金家。秃子金的媳妇半香烧了水在院里洗头，院门也不掩，说：霸槽干啥呀？霸槽说：去泉里把狗往白着洗呀。半香说：人都说你怪，真的怪呀，黑狗能洗白？霸槽说：为啥就洗不白？秃子金呢？半香说：他去南山换包谷去了，今儿回来，我得洗洗头发。霸槽小声给狗尿苔说：他回来要日×哩，又不是日头发！狗尿苔嗤嗤笑，替霸槽拉了狗，两人就走。半香说：走啦？你也不看一下我这头发长呢还是杏开的头发长？霸槽说：头发长见识短！半香说：哼，你就只知道个杏开！

到了泉边，狗尿苔说：她说你和杏开那话，你咋不吭声？

霸槽说：吭啥呀？

狗尿苔说：她给你和杏开瞎名声哩！

霸槽说：那瞎啥名声？

这怎么不是瞎名声呢？狗尿苔觉得霸槽默认半香的话是故意要张扬哩，他霸槽不顾了脸面，杏开还要名声哩。

狗尿苔说：杏开把我叫叔哩！

霸槽说：叫你叔着又咋？

狗尿苔说：你带累谁都行，你不能带累杏开！

霸槽回过头来，说：你管我？你也管我？！一下子把狗按到了泉里，狗的尾巴还翘在泉沿上，水面上咕嘟咕嘟冒泡。狗尿苔吓住了，不敢吭声。霸槽把狗提上来了，声音却平静了，说：我燥着时候不让你多嘴你就不要多嘴，你给它洗吧。

狗尿苔知道黑狗洗不成白狗，但他还是给狗洗。

3

这一天，刮起了风，刮风的时候云总是轻狂，跟着风一会儿跑到这里，一会儿跑到那里，只有树挥动着手足在喊鸡：快进窝去！鸡就从院门槛上翻过来进了窝。树又在喊：收衣服呀，还不收衣服？婆也把晾在院里绳子上的衣服一边收着，一边催督狗尿苔去压自家的麦草集子。

狗尿苔家的麦草集子堆在村南口的塄畔上，风把集子顶都揭了，狗尿苔忙乱了一阵，用绳子在集子上拉了几道，每个绳头上都拴了大石头。风还在刮着，塄畔下的那片河滩地里土气濛濛，罩得河边的公路也不清亮，隐隐约约看见那里停了一辆卡车，有人在走动，似乎又在吵。吵声很大，但吵的什么，风只把它吹得一团糟，嗡嗡不清。

田芽的头发被风吹成了乱草，袖着手也往公路上看，马勺提着一笼子灶灰往自留地去，风也就在笼子里掏灶灰，他蹴下来用身子挡风，挡不住，半笼子灶灰没了，田芽就笑起来，说：啥时候不能去地里撒灶灰，选这日子！马勺说：谁想到风这大！是不是霸槽又和人吵上了？田芽说：恐怕和外地人吵哩。马勺说：让外地人收拾他狗日的！田芽说：你咋说这话？马勺说：今早我见了，好心地问候他哩，我说霸槽你吃啦，他说没吃哩，你给我吃呀？！狗日的嘴里有炸药。我说霸槽你咋这噌的？他说我还想骂他妈个×哩！我说你又骂谁呀？他说我正想哩。田芽你听，哪有这种人？我说总不会要骂我吧？他说溜勾子的我懒得骂。田芽田芽，你说这不是个疯狗么？田芽说：那你溜勾子啦？马勺说：我溜谁啦？田芽说：你溜支书么。马勺说：哎田芽，支书就是咱古炉村的党，你不跟党走？田芽说：我不当会计么。马勺说：你当么，谁都可以当么，谁只要会打算盘就来当么！田芽见马勺急了，就不愿和马勺说了，说：狗尿苔，来，狗尿苔！

他们在风里说话，狗尿苔并没有过去插嘴，田芽这阵叫他，他让田芽的话叫

风也吹没了,只是从那个漫坡下了塄畔。田芽说:叫你哩听不见?你往哪儿去?狗尿苔说:我到小木屋去。田芽说:帮霸槽吵架呀?狗尿苔说:我看热闹去。

狗尿苔跑过河滩地的土路到了小木屋那儿,霸槽是在和一个卡车司机吵架哩。他们吵得很厉害,捶胸顿足,唾沫星子飞溅。狗尿苔当然要向着霸槽的,如果他们打起来了,他就要上去拉架,先把司机抱住,让霸槽趁机去打。但他们始终还没有打起来,狗尿苔就一直拿眼睛盯着,当司机刚刚往霸槽跟前挪了一步,他不管三七二十一,抓了一把土就朝司机脸上扔,可土扔出去风又吹过来,没能扔到脸上。司机说:你叫人来啊,你把你们村的人都叫来啊?!

霸槽恨了狗尿苔,说:你干啥?

狗尿苔说:我帮你。

霸槽说:我让你帮?! 扇远!

杏开在叫他,怎么杏开也在这里?杏开是坐在小木屋的门槛上给他招手,狗尿苔走过来,看见了门口还躺着杏开家的母猪。他说:你家的猪身上没红绒么。拿手去提猪尾巴,母猪没有动。杏开说:它死了。狗尿苔这才看到母猪的身上有一摊血,忙说:咋死的?脑子里就嗡地响了一下。

自从公路从洛镇直接通过来后,古炉村人很不习惯公路上汽车的速度,常常是汽车还离自己很远,就横穿路口,没想还没横穿过去,汽车便碾上了。不到一年,牛铃的叔被碾死了,守灯的本家侄子被碾死了,跟后的媳妇被碾了没有死,一条腿没了。灾难又轮到了杏开家的母猪,可杏开家的母猪怎么就来到了公路上呢?

杏开在告诉着他,她是拉了母猪从下河湾的配种站回来,卡车就把母猪碾着了。狗尿苔拿眼看杏开,杏开也看了他一下,眼睛就避开了,避开了又看了他一下,发现狗尿苔还在看着她,她说:你死眼着干啥?狗尿苔说:是不是你又来小木屋了?杏开说:来不来咋啦?狗尿苔说:是不是你们只图在屋里哩,让母猪在公路上乱跑哩?杏开说:审我呀?狗尿苔说:你回答我的话!杏开说:凭啥?狗尿苔说:我是你叔哩!杏开说:哈巴狗站到粪堆上了,你算啥叔?哪儿好玩到哪儿玩去!不招理了狗尿苔。

遭霸槽斥责就斥责吧,但杏开也这么斥责,狗尿苔就觉得委屈。杏开和霸槽相好不相好,他狗尿苔是看见了全当没看见,而村里人老议论着他们,说那么难听的话,他们听不到他能听到呀,他只是要提醒注意些就是了,可他明明从辈分上是杏开的本族叔的,杏开竟这样对待他。狗尿苔也就从小木屋出来,看着霸槽还在和司机吵。

司机说:谁的责任,我的责任?公路上有猪圈吗?!